

《六祖壇經》簡介（綱要）

一、《六祖壇經》經題簡釋：

（1）六祖：

中國禪宗第六代祖師——惠能（638-713），若加上印度二十八代祖師祖，即成第三十三祖。先世河北范陽（今涿縣）人，出生於廣東新州（今新興縣東），生於唐貞觀十二年（西元 638 年），卒于唐先天二年（西元 713 年）。

（2）壇經：

又做「檀經」。原指僧尼受三壇大戒時之戒壇，目前則指說法時之法壇。乃土築或木製，比地面稍高之講（戒）台。本經乃六祖惠能在廣州大梵寺之法壇上所宣說，由弟子法海所記錄，因此稱為「六祖壇經」。簡稱《壇經》。是中國高僧所說，而唯一被尊為「經」的佛典。胡適曾將它列為研究（了解）中國文化所必讀的書籍之一。

二、《六祖壇經》的版本：

（1）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¹、〈跋曹溪大師別傳〉²、〈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³、〈禪宗史的新看法〉⁴的主要結論：



* 煌本《壇經》：

全名《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二十世紀初年，由考古學者在中國甘肅敦煌洞窟所發掘的卷子——寫本。現存大英博物館，並收錄於《大正藏》卷 48。

* 惠昕本《壇經》：

惠昕，北宋太祖時代（960-976）禪僧。胡適以為這一版本《壇經》，乃惠昕在西元 967 年（宋太祖乾德五年）所改訂。共二卷十三門。現存於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

* 契嵩本《壇經》：

北宋禪僧契嵩（1007-1072）所改版之《壇經》。共三卷，已佚。

* 宗寶本《壇經》：

全名《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收錄於《大正藏》卷 48。乃目前最為流通之版本。南宋至元年間（1264-1294）禪僧——宗寶所刊行。與「至元本《壇經》」為同本異刊。至元本無宗寶的跋文，而宗寶本則於經末附有

宗寶所寫的跋文。

***明藏本《壇經》：**

明藏，明代開版的大藏經。全稱明版大藏經，或稱明本。依上引胡適的研究，明藏本《壇經》，乃契嵩本的改版。

***《曹溪大師別傳》：**

一卷，收錄於《卍續藏》冊 146。作者名已佚。依上引胡適的研究，作者可能是活躍於江東或浙中的禪僧。撰寫年代則可能是惠能逝世後 68 年，即唐建中二年（781）。書名中的「曹溪大師」指曾住錫曹溪寶林寺（今南華寺）的惠能大師。

(2)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⁵為代表的反對意見：

曹溪原本 —— 南方宗旨本 —— 敦煌本 —— 惠昕本 —— 至元本

***曹溪原本：**

印順導師推測存在的《壇經》原本。

***南方宗旨本：**

已在曹溪原本加入「南方宗旨」的《壇經》。這是惠能弟子——慧忠國師（?-775）所看到，而加以強烈批判的本子。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 28)·南陽慧忠國師語》曾記錄慧忠與南方禪客之間的一段相關對答：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

對曰：『南方來。』

師曰：『南方有何知識？』

曰：『知識頗多。』

師曰：『如何示人？』

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遍於身中。捏頭頭知，捏腳腳知，故名正遍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

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⁶，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

***唐·宗密（780-841）《圓覺經大疏釋義鈔》：**

（宗密）《（圓覺經大）疏》有「觸類是道而任心」者，第四家也。其先從六祖下分出。謂南岳觀音臺讓和上，是六祖弟子，本不開法，但居山修道。因有劔南沙門道一，……住乾州、洪州、虎州，或山或廓，廣開供養，接引道流，大弘此法。起心動念，彈指磬咳揚扇，（因）所作作為，皆是佛性全體之用，更無第二主宰。如麵作多般飲食，一一皆麵。佛性亦爾，全體貪瞋痴、造善惡、受苦樂（故），一一皆性。……又云，……揚眉動睛，笑欠磬咳，或動搖等，皆是佛事。故云，觸類是道也。言任心者，彼息業養神（原注：或云息神養道）之行門也。謂不起心造惡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以心斷心。不斷不造，任運自在，名為解脫人，亦名過量人。無法可拘，無佛可作。何以故？心性之外，無一法可得。故云，但任心即為修也。⁸

三、敦煌本與宗寶本《壇經》的差異：

（1）從蔣之奇〈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來看：

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從來？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而《楞伽》遂無傳焉。⁹

（2）從敦煌本與宗寶本《壇經》的惠能偈來看：

〈a〉 敦煌本《壇經》中的兩首惠能偈：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青靜，何處有塵埃？

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靜，何處染塵埃？¹⁰

〈b〉 宗寶本《壇經》中的惠能偈：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¹¹

四、《壇經》的主要內容：

(1)「見性成佛」——來自四卷《楞伽》的禪法：

〈a〉敦煌本《壇經》：

若識本心，即是解脫。¹²

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¹³

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性)，即吾大意。¹⁴

〈b〉宗寶本《壇經》：

(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¹⁵

(2)定慧一體的「無相、無住、無念」——來自《金剛經》的禪法：

〈a〉定慧一體的禪法：

*敦煌本《壇經》：

我此法門以定、惠(慧)為本，第一勿迷言定、惠(慧)別。定、惠(慧)體一不二，即定是惠(慧)體，即惠(慧)是定用。即惠(慧)之時定在惠(慧)，即定之時惠(慧)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慧)，先惠(慧)發定，定、惠(慧)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¹⁶



〈b〉批判常坐不動的「一行三昧」：

*敦煌本《壇經》：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座、臥，常真真心是…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座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道順流通，何以卻滯？住在即通流，住即被縛。若座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座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座，看

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盤。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¹⁷

〈c〉「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的禪法：

*敦煌本《壇經》：

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無宗，無相無體，無住無爲本。¹⁸何明(名)爲相？無相，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以無住爲本。¹⁹

*宗寶本《壇經》：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²⁰

五、宗寶本《壇經》的經文片段：

(一) 行由第一：

*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引見《大正藏》卷48，頁348，上。)

*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引見《大正藏》卷48，頁349，中。)

* (惠能) 遂出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引見《大正藏》卷48，頁349，下。)

(二)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引見《大正藏》卷48，頁350，上。)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

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0，上-下。)

*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1，下。)

(三) 疑問第三：

*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2，上-中。)

*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2，中。)

*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諠。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2，中-下。)

(四) 機緣第七：

* 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5，上。)

* 行思禪師……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

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眾。(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7，中。)

* 懷讓禪師……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怎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7，中。)

(五) 頓漸第八：

*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8，中。)

* 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原註：是為荷澤禪師。)(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9，中-下。)

¹ 收錄於：胡適校《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卷首》，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1968(再版)。

² 又名〈壇經考之一〉。收錄於：《胡適文存》四集卷二，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9。

³ 又名〈跋日本京郭堀川興聖寺藏北宋惠昕本壇經影印〉。收錄於：《胡適文存》四集卷二。

⁴ 1953 年元月，胡適講於台北蔡子民八十四歲誕辰紀念會。

⁵ 印順《中國禪宗史》，台北：慧日講堂，1971。

⁶ 先尼外道(senika)，譯為有軍、勝軍。指篤信神我，崇奉心常、身無常滅的外道。(參見：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39；《大正藏》卷 12，頁 594，上-中。)其主張，與《楞嚴經》卷 10 所說十種外道(十種禪那狂解)中的「第三外道一分常論」相似。(參見：《大正藏》卷 19，頁 152，上。)

⁷ 引見《大正藏》卷 51，頁 437，下-438，上。

⁸ 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3-下，引見：《卍續藏經》卷 14，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頁 0557，上-下。

⁹ 引見：《大正藏》卷 16，頁 479，上。

¹⁰ 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38，上。這兩首詩偈，旨在批判惠能師兄——神秀(605-706)所作下面的詩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37，下。)

¹¹ 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49，上。這首詩偈，旨在批判神秀的詩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48，中。)

¹² 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40，下。

-
- ¹³ 引見前書，頁 341，中。
- ¹⁴ 引見前書，頁 338，上。
- ¹⁵ 引見前書，頁 349，上。
- ¹⁶ 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38，中。
- ¹⁷ 引見：敦煌本《壇經》；《大正藏》卷 48，頁 338，中。本段引文，宗寶本《壇經·定慧第四》作：「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呵。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教相，故知大錯。」(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2，下—353，上。)
- ¹⁸ 這幾句，宗寶本《壇經·定慧第四》，作：「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3，上。)
- ¹⁹ 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38，下。
- ²⁰ 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8，中。這是一首針對北宗禪師臥輪所作四句偈，而吟出的詩句。臥輪的四句偈是：「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引見《大正藏》卷 48，頁 358，上。)

